

## 影武者

比比他爹照例拉開錄影帶店子鐵捲門，看著門上銀箔片魚鱗翻肚那樣一層貼著一層波浪翻光，他便想時間總是向下怎麼這電影謝幕表老往上呢？

錄影帶店開在巷子裡也好久了，巷道筆直路口又太小，匆匆經過一撇頭很容易便忽略了，所以生意總不好，也許生意不好還有更多原因，但比比他爹喜歡這裡，「如果是侯孝賢就懂！」他爹不只一次對比比他娘辯解道，說到侯孝賢比比他爹稱老侯的，其實一次也沒來過他店這條巷，但比比他爹一副早熟識了多年共事般，說這老侯最擅便是長鏡頭，比比他爹雙手框成鏡頭狀眯著眼比了又比，世界在他的手指方寸間充滿了深度，他爹嚷，看這巷子多直，沒樹沒牆沒路障最適合長鏡頭，一鏡到底，悠悠遠遠什麼都入鏡了什麼都說盡，是以老侯怎能不懂他呢。

長鏡頭還往前，每天早上鐵門拉起像是電影布幕滑開，時間往前，電影開演他們的一日便開始。比比後來常嫌他娘他老爹日子過的這般平淡，沒什麼波瀾無驚無險，生活有太多和錄影帶裡不一樣了，怎麼電影裡頭外國人早餐是在廚房四角方桌上，牛油柔軟，烤麵包機噹一聲跳上兩片金黃土司，空氣裡滾著微塵好像可以聞到香，上班去爹地摟著媽咪的腰就是啾一聲，而自己家裡早餐老是稀飯配破布子，他老爹起床了廁所門也不關背對著他們稀哩嘩啦就是一大泡，他老娘拿起菜籃衝鋒買三條魚不忘討根蔥。

所以電影是用演的，人生是用過的。

比比他爹說。事實上比比毫不知情自己沒出場前那段，那時候他還沒戲份不得軋一角，他老爹和他娘那段對手戲可精采多了。

那時候比比他爹就已經看著這家店子了，活像生下來就看店似，有一日比比他爹照例拉開鐵門，正自琢磨今天要播些什麼片子呢，便發覺店子裡電視機泛出一道一道白光像漣漪，沙沙跳著畫面，比比他爹想昨晚不是巡過了電源都關了嗎？彼時外頭日光被雲掩了店裡暗影幢幢，外頭車無嘯狗不叫，巷子裡好靜好靜世界似乎剩下他一個，很多年以後比比他爹說起這一段總要發誓，那時候真有一股子寒氣颼颼游竄錄影帶鋼架之間，捲起櫃檯上廣告傳單若干張，比比他爹從背脊到尾椎骨結結實實打了個冷顫，他想若這時自己再提著個大提箱旁邊開扇窗，畫面不就像極了電影「大法師」海報。

種種鋪陳氣氛醞釀到極端，眼看就要出現些什麼，比比咕嘟一聲吞了口水，喉頭滑動他老爹的腳步也向前移動，手指正要觸碰電視機的那一瞬，泛白的畫面像是受到干擾刮起刷痕，後頭成排錄影帶跟著掉下。

出、現、啦。

不管聽了幾次，比比總要縮身向後這麼一退，而他爹一屁股跌在地上，比比捂着耳他爹則瞪大了眼，那一幕兩個人都張大了嘴忘了喊，一女子從電視前正縮身竄出，一身白衣頭髮遮掩半邊臉，露出一只眼血絲像葉脈那樣根脈遠佈。

這不是後來一部名叫做「七夜怪談」的恐怖片情節嗎？一捲恐怖錄影帶七日索命，故事裡怨鬼貞子在七日後披髮掙身爬出電視機向觀眾逼來。比比這時就要怪他爹，就是這樣連故事都東抄西借的，國片才這麼爛，比比他娘趕忙跳出來解釋，當然有冷風，因為那天她開了店裡電扇，比比他娘說還不都怪比比他爹，那時兩人還不相識她不過就扮演比比他爹眾多客人其中一位，好端端卻被反鎖在店裡一整夜，你倒教教要怎麼熬當然是開電視賭氣看他一晚上錄影帶，疲了便暈去，朦朧中聽到門開才爬起，撞翻了一排錄影帶不打緊，倒是熬夜熬出滿眼血絲，垂散著髮也不顧就要找粗心的老闆算帳。

比比他娘他老爹那麼意外的開場，比比他爹倒是很安慰，他想這就是人生不然還能怎樣，誰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主角哪知道自己演出什麼樣的類型片，但他倒是從此愛上恐怖片，他說真真它媽夠氣氛。

接著場景換幕，老侯的長鏡頭派上用場，女子愛看電影還是來租片，比比他爹因為愧疚便總多留下女子陪他聊一聊，興起時便放捲女子原來想租的片子，兩個人開著燈的店裡並肩像坐在露天電影院，他看著她看著他，螢幕上演什麼也不看了，夜裡長鏡頭拉開女子遠方一小點慢慢向巷口這踱來，人影漸大，而女子緊緊衣領握實皮包，不時回頭後望，兩旁住家燈光隔窗打下，暗巷裡一道身影越拉越長逐漸覆蓋住女子，比比想這不又該是恐怖片情節，也許下次女子回頭，便發覺帶著曲棍球面具的殺人狂傑森正奔足逼來。

比比輕呼我的媽啊，比比他爹既甜蜜又自豪的望著比比他娘說，對啊那便是你媽。比比他爹夜夜跟在女子身後，維持恰當的距離，他沒說但他想告訴她，路有多長便陪你走多遠，鏡頭到了底一條巷子這麼短卻像老走不完，走啊走便走到比比他家去了，現在一個演比比他爹一個演他娘，首部曲才殺青不容喘息故事便沒完沒了繼續拍下去。

然而胎教最重要。比比他爹說，並且舉了影史上反派大壞蛋作例子，你看「德州電鋸殺人狂」一家都是壞胚子小孩自然胎中帶惡，希區考克「驚魂記」裡殺人者一人分飾兩角精神分裂根源於其母，比比他老爹說到這加重語氣說，更別提「蝙蝠俠」裡的反派企鵝，你看童年根本是被企鵝養大怎麼會正常！比比他娘爲了不輸給企鵝便認真做起胎教來，那九個多月來她至少看了迪士尼系列所有卡通二十遍以上，並且經常播放「真善美」與「小婦人」之類經典名片，知道是男孩後，爲了培養孩子的堅毅，比比他爹帶回家一系列西部片荒野大鏢客虎豹小霸王，但

槍戰那部分總要關掉，怕比比將來好勇鬥狠過了頭。如果那一段時間錄影帶隔著肚皮還真的能影響比比，那便是他娘在比比到了八歲仍然不會自己上廁所時，偶爾嗔怒比比的爹怎麼老忽略掏槍或射擊這些橋段。

錄影帶店的孩子比比第一次由同學那聽到「電影院」這個名詞，小鎮裡無驚無險，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更何況是錄影帶店長大的孩子，又怎麼會知道，世界上原來還有一種地方，是「一堆人黑壓壓擠在一起看著一個大螢幕的」，回家和爹娘提了，比比他爹大驚，想孩子莫非是在自家錄影帶店待久了，龍困淺灘，不知道錄影帶店這些帶子，絕大部分通常都是先上了大螢幕才拷貝成帶在自家店子上覓得一棲身框格。沒有電影院，又哪來錄影帶店呢？這怎麼了得！「老子小子都搞不清囉！」比比他爹咕嚕到，倒是比比他娘開明懂變通，這樣建議比比他爹，「好歹帶比比去見識一下吧！」卻只有比比她娘自己知，分明是自己想去。也不知道跟著比比他爹以後，多久沒去電影院看電影了，比比他娘心中唏噓，幫比比他爹看了這麼多年店，電影也看了不少，倒是電影院沒進去過幾次，也不知道這是錄影帶出租業者的悲哀或著是他們自己的問題，忽然便有了重新妝面梳髮，高跟鞋踢躡便上街溜躡的渴望，猶是十八歲時的如花歲月。

比比他爹他娘兩樣心思，卻很公平一人牽著比比一隻手，暮色黃昏裡緩緩走在窄巷中，比比問，究竟什麼是電影呢？比比他娘回答他，「就是螢幕外頭看著的人不動，螢幕裡頭世界在動，螢幕裡螢幕外卻都以為都動了」比比似懂非懂點點頭，一行三人來到巷口公車站牌前，跳上了車三人齊坐在後座，長長一排椅子讓她們一家佔滿了，比比那時猶幼，好沒耐心坐不滿幾分鐘，膝蓋跪著翻身轉向公車後頭，小巷在比比眼中越來越遠，人不動整個世界都動了，比比若有所悟揮著手指著車窗說道：「這就是電影了嗎？」比比他爹回頭，那時候正逢秋，巷子兩旁老樹枯枝根根倒豎插出，枝枝節節交相掩著再不見天，錄影帶店屋頂只剩下枝桠間空隙間小小一塊一塊，越走越遠終究看不見，長鏡頭推移，倒真有點電影感，比比他爹說，「會動的只是叫做鏡頭，那裡頭還要有故事，有人味，才像是電影。」

公車過了交界大橋，馬路漸寬人漸多，很多年以後，若問起比比第一次入城的情形，他只模糊記得人和房子都變大了變多，房子拉高增疊，積木一樣擋住光，也許是因為電影院螢幕也有那麼大那麼寬的原因吧，所以能容納的影像與記憶也跟著等比級數放大了許多。而很多年以後，比比也終將成為這座城市的一份子，那時候他每日生活其中的城市再擁擠不堪車馬雜躡，但在他心中永遠存在著一座光影與幻象之城，那樣魔魅而充滿電影膠捲轉軸的嘎嘎聲，影像與輸出畫格以當年一路進城之公車行經路線為度量，柏油路因站牌名分格定鏡，巨大的雕像、四面湧水宛如花朵怒放的大里石噴水池、上個街頭冷清清下一段路如同魔術剪接般不知哪冒出來的人潮與車陣，那些都如此神奇，以至於那一天，他們一家到底看了什麼比比都已經忘記了，也許從她們一家搭車入城的那一刻開始，公車上鋪絨

軟座如戲院豪華座椅、上車處剪票老車掌以及那一幅又一幅，一路臨經以車窗分隔斷出的城市影像，便彷彿一則暗喻，比比說，我的人生，是從一部電影開始的呢！

倒是比比他娘還記得多年前這一段。趕到電影院的時候，售票口前冷冷清清，裡頭售票小姐一邊看報一邊敲著桌子，用嘴角告訴俯首探詢票價的比比他爹，「時間過了，等下一場吧！」比比他爹原來想換個廳改另一部戲看，結果三個售票亭中，左望是香港那時正流行之三級情欲片，右望玄之右玄是近來得了不少了大獎的歐洲藝術片，比比他爹搔搔頭，想左手邊電影不適合比比，右手邊電影則不適合自己，「好不容易看電影啊，貪圖個感覺而已。」比比他爹這樣作下決定，一家三口便決定等中間這部名為「玩具總動員」的電影，她們都不知道，這部電影乃是影史第一部全由電腦 3D 技術完成的動畫，那意味著不再需要真實演員，且血肉之手作畫分鏡之電影手工業時代就要過去，此後將邁入電腦精工計算、藍幕拍攝特效合成、「可以沒有真人」的嶄新時代。電影工業進步神速遠遠把比比一家拋在放映廳之外。比比他娘看了看時間，離散場時間尚早，一家子遂決定到附近逛逛，比比玩野了拉著爹娘到處跑，撒歡似這邊摸那邊鬧，比比他娘想，錄影帶店老闆娘作久了，這倒是第一次和自己丈夫宛若情侶逛起街來，還相約看了場電影呢，心中無限甜蜜又感傷的，手跨過擠在兩人中間的比比用力握住他老爹掌心，兩人隔空對看，彼此不知道為什麼心裡頭都好淒涼，「如果我這一生都賣錄影帶，我還需要進電影院看電影嗎？電影如果不在電影院播，還能稱作電影嗎？」老爹心想，那麼形而上彷彿逼問人生究竟為什麼而活，又也許是多慮了老來始才強說愁，兩人走過商店街大面穿衣玻璃，遠遠看到一對男女向他們走來，鏡裡境外兩組人馬一實一虛怔怔望著彼此，比比他爹重又說起當年看比比他娘如何穿過小巷慢慢走向他，當時迎面的影像如今變成比肩的了，但究竟是他走近螢幕裡還是螢幕中人跳了出來呢？

這樣痴痴的凝望著，倒是比比他娘先警覺起來，鏡子裡兩人世界並肩牽手，那中間，比比去了哪？這一發現可了不得，原來好好一次家庭出遊卻成了道地懸疑驚悚電影，滿街華燈張綵，金沙摻地的徒步區商店街驀然變了顏色，比比他娘怎麼看怎麼覺得凶險，怎麼以前都沒發覺呢？百貨公司彷彿矗天的高塔迷宮，也許就是李小龍功夫電影裡的死亡塔，進去後每層樓滿佈機關或火焚或刀切劍斷，比比一闖進去還得了！又或著那一旁夜市，攤車各自據地繞成迷巷，彷彿大魔域，比比縱然蹣跚起腳來也沒成人半身高，闖進去又如何由其中脫身！更別說那不知通往哪四方八達的黝暗地下道、或是一旁隨時會將小孩載到滿是冰雪的布拉格或黃沙滾滾大西部的火車站.....

比比她娘這才體悟，有了孩子前，一切都是愛情電影，最壞的時候過了始終還有希望。孩子出生以後，則是貨真價實的恐怖懸疑片，如果不時時懷憂，那麼就還有更壞的事會發生。

兩人找了大半條街，還是比比他爹眼尖，發現不遠處商場二樓，透明玻璃展示窗裡，正蹲身人工造景海灘上玩著貝殼小鏟子的，不就是比比嗎？兩人也不急細想，孩子是怎麼鑽進展示櫥窗裡，也許是櫥窗門板沒有扣緊，或著比比找到洞便鑽，比比他爹他娘急衝衝往二樓方向跑去，比比他娘捶著玻璃呼叫比比，隔音太好兩邊對看都像在演默劇，比比怎麼看都覺得他娘在外頭張大了嘴揮手，比劃有那麼點電視中小鬍子叔叔那時候他還不知叫做卓別林的神韻，比比他娘則驚訝這麼高比比怎麼不怕如此自得其樂，比比他爹慌急尋找負責人員打開櫥窗，比比他娘注視著比比越玩越靠近外頭玻璃窗，半個身體都貼上去了，也不知道玻璃窗耐不耐得住重量，比比他娘心中浮現透明玻璃上頭以比比為中心，慢慢散開一圈裂紋如蛛網，她和比比伸出手卻往相反方向各自遠離，永生不能觸碰。極具電影感的畫面讓比比她娘驚恐不已，也不知道哪學來的，也許是某一部二流警匪片，比比她娘脫下外套覆蓋在玻璃上，用力便給了它一拐子，一瞬間，玻璃崩碎散出裂痕，比比他娘不敢太用力怕玻璃要是真碎開了山崩似會割傷比比，只用手指輕擣慢扣硬是敲落一小塊，之後便像撥麵包似，沿著裂縫一塊一塊將玻璃拆將下來，手指頭掌心滿是血痕，卻也不感覺痛，好不容易撥出一個缺口趕緊縱身搶入，把比比抱了出來。比比不知凶險猶然拍著手，天真指著玻璃窗裡頭枯立的塑膠模特人偶喊道：「有人。有螢幕。電影電影。」比比他娘這才明白，比比是把櫥窗當成電影了。比比他娘感嘆道：「什麼電影，電影都是假的。」倒是比比他爹好不容易找來負責人員，看著比比他娘一頭玻璃碎屑人群中蹣跚走出，髮中插金帶鐵活像機器女王，感慨的說：「電影都是假的，媽媽才是真的。」比比他娘事後回想，那便是他人生中最像電影不可思議的一段，到很久以後比比和他爹都忘了，只有比比他娘偷偷記得，並解釋道，原來電影都是真的，只是裡頭的人不知道自己在演而已。

時間過去，爲了比比差點連錄影帶店的生意都作不下去，例如說錄影帶店隔間裡那橫跨三排的限制級錄影帶三級片，坊間戲稱「愛情動作片」的，等比比個兒夠高了能勾著方桌上電視機和錄影機，他爹便任他選片放映，誰知道那麼多電影，比比硬生生便挑了部「校園老師秘密教學」這樣的片子，片頭字幕剛下，他爹便金剛那樣粗暴敲打著錄影機要退帶，彼時就讀國小的比比張著一雙烏亮大眼眨呀眨看著他爹，讀出剛學會的生字問，校園老師到底要秘密教些什麼呢？比比他爹紅著臉說老師今天不舒服不教了你長大就知道，之後這些妖精打架的片子便都被移到櫃子最上層，好幾次顧客抱怨片子怎麼回事越放越高，比比他爹聳聳肩說沒辦法，兒子有多高這些片子就要放的多上頭，於是很多年後，比比他爹猶可由那一區錄影帶高度追憶自家孩子令人臉紅心跳的成長。

比比他娘不知道這情況，她擔憂的是，比比他爹這麼愛看恐怖片，給了比比什麼壞的影響怎麼辦！等比比稍稍大了，壞的影響倒沒見，但是壞的副作用就有，很長一段日子比比怕黑怕一個人睡，經常練習閉氣與比十字，比比他爹說這能怎麼辦呢，自己愛極了恐怖片但兒子卻是根本相信，便不在家裡放片子了。但

比比在店子裡看，越怕越愛放，驚險場面那配樂像鋸子一般拉著空氣拖磨，比比遮住了眼，指間又不忘露出一道縫把該看的給看了，夜裡才是比比他爹他娘的恐怖時間，比比不等答應便一骨碌鑽進爹娘棉被中間，三條人擠在略窄的木板床上，到了中夜比比要上廁所便搖醒身旁一個，他爹或他娘揉著眼不情願起身，送他到房門口，他又說不用了我自己去，憋著尿暗裡漲白了臉不時回頭顧守床上猶睡的那人，這時候比比他爹或著他娘才隱約意識到，這孩子掛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他們家剩下來落單的那一個，於是好心疼的揉揉比比的頭，想這孩子這麼溫柔恐怕都可以擔綱電影的主角了，那自己豈非是配角，卻倒也服氣不想爭，心平氣和上床好好再睡一覺。

比比長到這麼大了，仍以爲人生不過就是一部不知道哪時候結局的電影！他一直在等待屬於他自己的那一段高潮戲，但也許是因為沒有劇本，或著上帝老找不到自己的打板卡，戲還沒演到那段比比都覺得自己快結束了，他總是嚷著我不要像我老爹但卻越來越像，一樣愛看電影且一樣會變老，早上如廁門也不關門客廳裡聽的好清楚刷刷兩大泡，且恐怕他們兩的人生就像其他人的，注定這樣平平淡淡過。比比第一次自覺在人生中擔綱演出的經驗，是在年齡稍長之後，約略是上了國中，那時他年紀大多了但仍是怕，怕恐怖片怕屬於人生那段高潮沒有來，那一夜他聽到聲音敢忙縮到床下，盯著門縫外透進來一點光，看到兩雙腳丫子踢著拖鞋趴搭趴搭進房來，他看不到人但聽見聲音，比比一開始心想，這個鏡頭要怎麼拍，攝影機跟著腳跟以及拖長的影子走，光度偏暗畫面上一對人看來像有四隻腳，然後他們交錯他們分開，很快 OS 旁白音切入，比比聽見他爹他娘激烈的爭吵，無非是關於生活，電影裡也演過，但他不知道鏡頭用這角度看那麼怵目驚心，比比瞪著那一對影子腳互相侵入你踩我我踹你，像脫離實體正激烈的交手著，他聽見一個說爲了孩子你就不能演好爲人爹娘的角色嗎？一個便怨懟對方連配合也沒有，比比驚訝原來這個家也是演出的一部份，那這裡就是他所期待的高潮戲了嗎？只是這一刻他覺得自己倒像是觀眾看著一整個家的發展，也不知後續如何，實在撐不住他床下照舊睡了，醒來後一切正常，走到客廳，他老爹他老娘好好在他們位子上，日子反覆倒帶，比比他想這兩人在我人生裡真是很棒的演員，他情願便這樣好好過下去便像是好片子能一再重溫。

比比他爹窩在錄影帶店一輩子了，算算電影拍不成，人生也湊不出幾個經典回顧畫面，剩下的就看自己兒子囉！比比他爹將比比當成續集那樣投資，總要他得到一個人生的奧斯卡才行，可惜比比總不按照他老爹的劇本演出，或著說比比的這一生，便像非商業片，叫好不叫座，且叫好的那個總是他爹他娘，兒子是自己的好嘛！比比他娘理所當然的說，就比比他爹不服氣，也還好兩人相處欠缺武術指導，武俠片沒拍成那些拳來掌往袖口一抖乾冰亂噴的畫面在他們之間未見，那些年比比和他老爹互動比較像在演驚悚片，兩人對戲始終維持著巨大飽和的張力，如弓弦漲滿，卻又遲遲不說破，彷彿電影「沉默的羔羊」裡漢尼拔醫生和菜鳥女探員，言語間滿是試探，但誰是漢尼拔誰是女探員一時也分不清，在比比和

他爹間角色是流動的，比比他爹軟硬兼施總是要求，比比他抗拒而多的時候不忍忤逆，偶爾要求用條件換條件。於是每一次對戲下來都令人疲倦，他們之間的對白越來越少，幾乎要成為默劇，只有背景音是店子中央小方桌上雜雜放送的電影口白，畫面跳回「星際大戰」，黑武士手甩光劍如流星，一劍砍下天行者路克的手，拿下面罩演出影史上撼動人心的一幕，「I am your father！」比比他爹斜瞪一眼他兒子，內心用自己的話再講一次口白，「哇是你阿爸！」比比則固定撥放外星人 E.T，每每在大頭外星寶寶伸出那長而多皺的手指時，有一種也想伸出手指的感覺，「ET phone home」，他也在找可以溝通的家。

僅有一次衝突的白熱化是在比比大學念到一半忽然決定不念了的時候，他老爹想這孩子作什麼都好他都不怨，但偏偏他什麼都不作就是要停下來，像是中途插入白幕被斷了訊的影片，他老爹電召他回家要對他曉以大義，但比比覺得一切都好沒意思，他想什麼都放下來好好想一想那之後呢，但他就不知道之後怎麼跟他老爹說，於是兩個人在錄影帶店各據一角，老爹昂著頭坐在張大型搖椅上，圍巾搭著活像教父，比比兩手搓磨沒處可放，錄影帶店瀆著一股霉味不散，比比忽然搞不清，面對面的，是他認識的老爹，或是披著親人皮骨而內裡根本來自陌生外星的異形，直到天色暗下電影裡所謂魔術時刻都過去了，兩方還沒分出勝負。

比比先站起身來，手指壓著成排錄影帶櫃子一捲一捲算過去，挑了部片壓進錄影機裡，螢幕上黃沙滾滾武士持大旗縱馬捲雲而來，大場面大調度，兩軍河邊對峙活像比比與他老爹，「影武者」，比比他爹心想，黑澤明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電影，武田信玄意圖一統天下，身死猶不能向外宣佈，於是找來面貌神似者飾演自己，以此穩定軍心爭王逐勝，謂之「影武者」。

比比在電影結束前離開，比比他爹聽見鐵捲門轟隆轟隆拉起又放下，無數排錄影帶應和著金屬噪音搖搖欲倒，一如黑澤明著名搖拍手法，天地晃蕩，畫面中央只有比比憂傷而靜定的一回頭，那麼決絕，比比他爹眼眶亦是模糊一陣，想到不論電影怎樣拍下去，比比如何像他，他始終不能演我，影武者不存在，他只能是他自己。

比比他爹追出去，暗巷裡哪還有比比的身影呢？彼時飛雲覆月，柏油路上明一塊暗一塊，比比他爹急步往家裡去，越走越是心慌，一路上都是人，卻沒有自己在尋的那一個，好不容易玻璃門前站定了，低頭左掏右翻就是找不著鑰匙，一個抬頭，玻璃門上映出人影不是他是誰，他垮下臉來眼眶欲濕，誰知玻璃門上影像卻扯起嘴來吐舌欲笑，再沒有比看見自己卻又不是自己恐怖了，當下比比他爹腳步踉蹌向後連退數步，指著玻璃門上影像好半天說不出話來，過往恐怖片經典場面哪一幕比得上自己這幕，過了會兒比比他爹才反應過來，門上那人哪是自己呢，分明是比比啊！兩個人隔著玻璃門像是電影裡的角色看著戲外的自己，比比

他爹搔搔自己漸光的頭，想玻璃裡那個自己烏髮如堆雲，雙頰紅潤，終於了然那一切。恍如大悟。

所以說恐怖片再恐怖，也比不過真實的人生。

比比他爹又作出一番歸納，也不再逼比比，日子便又照舊過下去，這一嚇比比他爹什麼都不驚了，就只好奇，這結局是什麼呢？

那之後影像保存技術越加進步，光碟銀盤 VCDDVD 掀起影像革命，巷道因為兩旁住家圍牆加蓋越來越窄，店裡的生意越來越糟，但比比他爹還是守著他的店，到好老好老的時候，比比他爹照樣拉起他的鐵捲門等他人生的下一幕。

也許再來鏡頭便跳到很久以後，比比他爹偶爾想起比比他娘，人老了是有點痴呆，都快忘了比比他娘哪時候離場了。下戲，畫面此時必然閃著一道一道白光泛起雜訊，但比比他爹這麼老了還好有膽子的，夜裡駝著背一個人的錄影帶店裡拿起「七夜怪談」便放了，電影裡恐怖七日倒數計時，電影外時光好快便過去，比比他爹望著窗外好長好長一條暗巷，手掌比出鏡頭試著取鏡，長鏡頭，他想，電影裡貞子七夜便會現身索命，比比他爹對著電視和電視框框裡貞子就要現身的電視說，嘿怎麼你還不出來呢？便痴痴的濕了眼，回頭朝巷子望去一鏡到底那樣彷彿比比他娘穿越時光進入他眼眶，還穿當年那件白色連身洋裝，披著髮只露出半邊臉，那時他們都還好年輕，貞子螢幕裡瞪視著觀眾比比他娘看著他，眼睛裡全是笑。

比比他爹說時光真美好請你停留。我非常想念你呢。

快轉倒轉，忽忽比比他爹也活到這個歲數。面對日新月異的時代，比比他爹怎麼都不能相信，有一天影片播放器能夠隨時攜帶，大螢幕微縮到小手機，撥放系統被縮的更小更輕，並且像丟球似任意於網路上傳遞。「全亂了套啊！」比比他爹到老來，倒是練就另一項本領，他能任意招喚記憶，一如錄影帶播快轉慢膠捲嘎嘎迴旋，說來沒人相信，只見比比他爹搬張板凳自個兒坐在錄影帶店門口，睜左眼閉右眼，濛濛如雪片刮擦的視角裡他任意調播時間，三點五十分與四點的巷口有什麼差異呢？這樣一想畫面倒轉如走馬，車流倒退，人物揮手舞腳快步踢著腳根直退後，在他的記憶裡回覆到三點五十分的模樣。他輕壓雙眼，能夠隨心所欲由記憶裡喚出任何演過一角的臨時演員小角色，安插他出現於所有可能的場景中。簡直像是電腦特效 3D 剪圖一樣，再寂靜不過的小巷裡，老先生一閉眼，晃白視域中人生潮湧如影片膠捲一格又一格，他任意搬挪著，彷彿高腳椅上的大導演，重新創造記憶，於是一條小巷也長如一生，比比他爹和他娘走了那麼久，遠從侏儸紀逐步至二零四六回到未來，她們換上古裝又穿太空衣，任憑巷子外頭外星人來襲火山暴發大洪水，庫斯拉肆虐張開大嘴噴出一道又一道鈷藍死光，比比他爹他娘猶然那麼靜定走在巷子裡，手牽手，山川安穩，波瀾不驚，記



憶尾巴，比比他爹回頭，終於對比比他娘說出了口，欸，路有多長電影便演多久！但還好比比他爹夠良心，無論世界在比比他爹眼中毀滅了幾次，他總能在片尾前予以重建，並且消除所有人的記憶。沒理由讓別人跟著我們一起受苦不是嗎！比比他爹心中暗自道。這樣一門絕技，比比他爹決定偷偷留著，不與人知。

比比他爹終究住了院，什麼病呢在電影裡通常不會交代太詳細，比比不讓他爹擔心也沒明講，店子交給了比比，這下終於功成身退，成為永遠的觀眾，再也不用去煩惱今天該播些什麼怎麼播，「只要看著就好了。」比比他爹悟出半生心得。比比則常來醫院看他爹又帶來比比他兒子，一家子湊在病床前直嚷要比比他爹說故事，比比他爹眼睛看著比比，對比比他兒子重新說起星際大戰那段，「哇是你阿爸！」比比他爹細心的將經典台詞翻成比比他兒子聽得懂的語言，比比看著他爹，伸出手指，沒有說話，心裡亮了亮，覺得有什麼通了電從手指到他這裡，有一天就回家，比比他現在覺得 E.T 這部老片還是棒極了他將永遠記得。

但故事總要有結束，比比他爹想，躺在醫院病床上幫他孫子看作業，忽然便發覺作業本頁角下的小人兒，一頁一個人，連貫動作快速翻起來便像真的活起來，他拈著紙頁手指也不怕酸便這樣翻將一個下午，在時間巨大的翻頁聲中，一頁又一頁，一夜一夜，他好像看到紙頁上的小人兒一會兒是自己下一頁又成了比比，而那之後依然有。比比他爹想，每個年代都要有人說故事的，電影還是要繼續拍下去，於是便悄悄的閉上眼睛，好累好累，他想，但好滿足好滿足。

在宛如電視斷訊眼前白光一閃的瞬間，比比他爹還是掛心錄影帶店有沒有準時拉開鐵門，他忽然便說了，為什麼人生總是向下怎麼電影謝幕表老是往上呢？